

丰碑

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

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四月

7

丰 碑

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

（第七辑）

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五月

写在前面的话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南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信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搏斗，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我区的信阳县、罗山、新县等县曾是这一根据地的发祥地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为以李先念等同志领导的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五师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里是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敌友我“三角”斗争中的前哨和屏障。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创时期，李先念同志在这里主持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指挥了许多重要战斗；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巩固、发展时期，豫南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为保卫豫鄂边区，顽强地抗击着敌顽的进攻；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五师英雄儿女从这里挥师北上，挺进遂平等地，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我们特编辑了这本资料，奉献给大家，以向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英雄儿女，为在这片土地上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过的勇士，为保卫家园同人民军队并肩战斗过的人民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 者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四望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信阳县委党史办(1)

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在信阳地区的活动

.....信阳地委党史办(18)

抗敌青年军团在潢川.....潢川县委党史办(28)

我党对李德纯的统战工作.....信阳市委党史办(57)

商城县抗日政府和抗日武装组成及其活动情况

.....商城县委党史办(89)

日伪在信阳的罪行.....信阳市委党史办(157)

日寇在固始的罪行录.....固始县委党史办(184)

信阳挺进队之始末.....朱 军(204)

忆抗战时期豫南地区的“三角斗争”.....冯仁恩(213)

抗战初期信南地区革命斗争回忆.....郭欠恒(223)

我党在国民党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中活动的一些
回忆.....王希克 张景华(229)

抗战八年回忆片断.....胡友禄(252)

确山县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的诞生和成长
.....王景瑞 潘友诤(269)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选
.....胡宏智 张化鹏收集(275)

四望山抗日 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中共信阳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位于信阳西南九十华里的四望山，是豫鄂边界桐柏山和大别山两大山脉东西联络的交通枢纽，海拔九百余米，地势险要，林木蔽日。这里四周连接信（阳）、桐（柏）、应（山）、随（县）四县，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方。早在一九二七年冬，中国共产党曾领导这里农民举行了震撼中原的武装暴动，建立了革命政权，开创了一块纵横百数十里的红色区域。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河南省委不失时机地选定这一战略要地，作为党在豫鄂边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李先念、陈少敏、危拱之、朱理治、任质斌、刘子厚等同志先后到四望山，及时地着手恢复和加强豫南、豫鄂边党的组织领导，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统一和扩大党的抗日武装。从一九三八年末到一九四〇年初的一年多时间内，豫鄂边一个颇具规模的抗日根据地首先在这里建立起来。沉睡十年的四望山，又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桐柏山麓，从而使我党在豫南敌后获得了较为稳固的立足点，并以此为依托，先后沟通了同鄂东、鄂中等地抗日武装的联系，为豫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整个豫鄂边区的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信阳沦陷前后的四望山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日寇沿浦信公路大举西进。日机每天在信阳盘旋侦察，狂轰滥炸，聚集在豫南的三十万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仓惶向西撤退，国民党信阳县党部，县民团置民众于不顾，纷纷逃离乡下。十月十二日，信阳沦陷了。

日寇进入信阳后，到处烧杀奸虏；国民党溃军沿途抓丁拉夫，运送军官眷属和行李；散兵游勇，大肆抢掠，被难民众，四散逃命，仅四望山，黄龙寺一带，不到一月时间就涌至难民万余人。“三角山”一处有外来难民一千二百人，草棚林立，另设小集镇于红藤沟、沙滩、西河桃园、白马山、楼子湾，皆为难民交易之所①。沦陷前夕，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县国民兵团副司令李寿恺乘日机滥炸县城之机，擅自率全县国民兵团和县常备队一个分队（计三百人枪）窜往靠四望山北部的黄龙寺，以“抗日”为名，大肆搜刮地皮、勒索难民，所得财物甚多，遂被第五战区游击四支队副司令吴抱奇觊觎，在围墙湾寨中将李部人枪财物全部掳去，寨中抢掠一空。吴抱奇撤至浆溪店，因内部哗变，又被应山地方武装杀死在鱼鳞坡，全军溃散，流窜为匪，在信应随边专以打难民为事，“冯家庄寄居之难民未遭害者几无”②。

日机的轰炸，“游击队”的勒索，土匪的抢掠，四望山顿时变成一片啼饥号寒的凄凉情景。外地难民无法存身，有的“情愿回家当亡国奴，不愿在外边挨砖头”，真是怨声载道，哀鸿遍野，几成疯狂状态。

四望山以外的信阳其它地区，也同样是一个兵来匪去，匪去兵来的混乱局面。当国民党军队溃退的时候，沿途都是他们丢弃的枪支。在信阳沦陷后，一股股自立旗号，自封“司令”的游杂武装猝然蜂起。他们人枪数目不等，大者数百，小者数十。如出没在信应边境的刘麻雀，活动在柳林附近的曾谨候，铁路东的甘润民、蔡继民，西部山区的杨么、李老陕、王宝堂、徐天斌、曾伯祥等。这些自称“游击队”的游杂武装，拥兵自重，各霸一方，敲诈勒索，打家劫舍，有的实为地道的土匪。广大民众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组织自卫武装，抗日防匪，保家保乡。这些自卫武装的领袖和主要成员，多是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活动的党团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抗战爆发后，经我党领导的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河南战教团等救亡团体的抗日救国宣传和训练班的教育，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激发了抗日热情，组织起来投入抗日保乡的斗争。在信南谭家河，有地下党员张裕生、周映渠、任子衡等领导的抗日保乡自卫队；在铁路东的当谷山，有进步知识分子蔡韬庵等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在信罗边，有张牧云、李鹏飞、叶耀山、郭景阁、蔡玉坤等组织的五支游击队。其中张牧耘，李鹏飞等曾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活动。一九三八年夏，河南战教团到当谷山一带活动时，同他们都有密切联系。在四望山，有进步青年黄绍九领导的自卫队。这几支武装的崛起，对于在当地抗日防匪，保家保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一开始就注意群众纪律。群众对他们很好。自卫队员多是本地人，颇得社会拥护”③。但他们力量分散，各驻一隅，互无联络，缺乏训练，而且夹在敌、伪、顽、匪之间，时刻都有被吞没的危

险。如谭家河抗日保乡自卫队，在信阳沦陷的第二天，于平靖关同日寇的一支队伍连续奋战五日。这是我党在信阳领导的人民武装打响了抗击日寇的第一枪。接着，他们遇见从武胜关、中华山一线溃退下来一支国民党桂系部队，其“官长”以请他们带路“抗日”为名，把谭家河自卫队全部裹胁而去（后自卫队员全部光人逃回）。中共谭家河支部的第一次武装发动，就这样遭到“全军覆没”的挫折。当他们在信南曾家老门重振旗鼓，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又发展到二百多人枪，开往京汉路东当谷山活动时，又险被蔡继民的反动武装阴谋吃掉。同样，蔡绍庵等领导的游击队也时刻处在国民党第五战区顽军的威胁之中……。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急待拯救，混乱的社会局面急待收拾，分散的抗日武装急待统一，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彻底为人民所唾弃，豫南人民抗日救国的大旗，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二、群英汇集四望山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旬，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召开扩大会议，鉴于日寇在豫南、豫东南开始收缩，国民党军队龟缩在大别山里整顿，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有利形势，会议指出：为了打开局面，确立中共在豫鄂边地区抗战的领导地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支统一的坚强的人民武装，决定汇集豫南人民武装，以信阳常备队名义统一整编，以四望山为中心开辟一块抗日根据地。

省委之所以选定四望山作为开辟豫鄂边地区抗日根据地的立足点，一方面是由于四望山军事战略地位决定的，另一

方面是根据党在信阳县的统战工作开展较好，武装准备工作开展较早为基础的。

党在信阳县的抗日武装准备和统战工作是从“七七事变”后就开始着手进行的：

1、早在一九三七年秋，由武汉大学教授兼京汉铁路农林总场场长李相符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在鸡公山下林场成立一个统战性的合法组织——第一战区政治部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其成员多系中共党员，在柳林、谭家河、冯家庄等地开办农民游击战训练班，恢复失掉关系的党员的旧关系，发展新党员、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建立了中共谭家河支部。这个支部利用党员在当地的社会影响与宗族关系作掩护，以广泛结交朋友的形式，组织了二百余人在自己的周围，并派人到竹沟留守处，住河南省委办的教导大队，学习政治和军事。

2、一九三八年四月，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由副团长范文澜，总队长冯纪新等率领，经舞阳、许昌到信阳，在信南山区，以柳林为中心，向路东当谷山和路西谭家河一带派出工作组，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对地方绅士开展统战工作；办抗日训练班和农民识字班；宣传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在此期间，省委派豫南特委统战部部长刘子厚两次到柳林，指示“战教团”抓紧进行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经过对信南地区的实地勘察，得出了“信南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的正确概念，从而为省委下决心以四望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根据刘子厚谈：“四望山这个立足点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李德纯提出来的，这是他的一个贡

献)。信阳失守前，战教团在襄樊决定到信南发动游击战争，特派段远中先到当谷山打前站，经于秀民介绍到蔡玉坤的游击队做政治工作，并发展数名党员在蔡部作骨干。

3、一九三八年夏，中共党员石健民在鸡公山新店开办抗日训练班，训练铁路职工及其子女二十余人，其中十余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该训练班结束后，成立战地服务团，在信罗边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七月，“二七”京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成立，徐宽任大队长（原为中共党员，一九三九年五月徐叛变，该部被国民党吞并），石健民任政委。信阳沦陷不久，已发展二百人枪，不少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在里面工作，活动在信南当谷山一带，骚扰柳林车站等处敌据点，破坏铁路桥梁等。

4、一九三八年七、八月份，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军士训练团撤退到信阳。教育长朱大鹏（即朱军），是长期在国民党西北军里从事兵运工作的老共产党员。团内建立有共产党支部（还有不少民先队员和抗战先锋队员）。朱大鹏到信阳后，同豫南特委接上关系。九月初，该团撤至桐柏，经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积极协助，由朱大鹏主持，从军训团抽出七十名青年军官、学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民先”、“抗先”队员和进步分子），组成一支政治素质好，武器装备强的“桐柏山七七工作团”，在四望山北部毛集一带从事抗日宣传，组织民众，扩大队伍，从而成为我党在豫南发动游击战争的基干部队之一。

5、一九三八年夏初，省委派危拱之带领孩子剧团由开封到信阳，除深入四乡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外，重点对国民党进步人士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又名朱毅，以后加入共产党）做

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此后，刘子厚、文敏生、余英等又多次来信阳同李德纯洽谈，争取他与我党合作抗日。李德纯深明大义，真诚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信阳沦陷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命令他到五战区候编，李德纯鉴于国民党腐败无能，消极抗日，断然拒绝命令，将县常备队及部分警察计二百人枪带到我抗日游击区信阳县的北王岗，表示愿意同我党合作抗日，邀请我党派人参加县政府工作。刘子厚、文敏生、齐光、余英等分别被委任为科长、秘书、教官、参谋等职。十一月初，王海山从竹沟带来一个排的武装，全部纳入信阳县政府的编制。“我们对信阳县三个连的常备队，委派了连长和指导员”⑥，实际上已成为我党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

我们党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以四望山为中心“建立一支统一的坚强的人民武装”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信阳挺进队”在邢集正式成立。当时汇集的各支武装力量有：竹沟留守处参谋长王海山带领的南下分队三十余人，朱大鹏带领的“七七工作团”七十余人，中共尖山区委领导的游击队三十余人，“战教团”中的四十多名男女干部，信阳县常备队二百余人。挺进队由李德纯兼任司令，朱大鹏任副司令，王海山任参谋长，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整编完毕，即向四望山挺进。行至黄龙寺，泌阳的进步青年孙石带领一支七十余人的“抗敌自卫队”，张裕生、周映渠、任子衡带领“谭家河自卫大队”一百七十余人（其中包括胡斌如在大王冲组织的游击队数十人枪）与挺进队会合这时挺进队已增至六百余人（包括一部分干部），

有长短枪三百多支，电台一部，下辖三个大队。冯仁恩、李映泉（应权）、孙石分别任大队长。由于我党与李县长的关系已相当巩固，刘子厚被委任为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在随军活动中代行县长职权。于是，我党在信阳县取得合法地位与军政实权。河南省委的战略意图已得到实现，“战区工作完全由我们主持”⑦。

部队改编后，党的中心工作是“改造县长的部队，加强自己的部队”⑧。挺进队在名义上隶属国民党信阳县政府，内部领导则是通过党小组实施的，危拱之任组长，成员有刘子厚、王海山等。挺进队按照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制度，设政治部，教导员，指导员等政治工作体系；建立党组织，培养基层骨干，开展文娱活动，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队。经过学习和训练，各路兄弟部队互相尊重，亲密无间。大家把竹沟来的同志称为“老大哥”，把信阳县常备队誉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把“七七工作团”称赞为“文武双全的战斗队”；把谭家河自卫大队称为“信南抗日先锋”，把泌阳自卫队（原系地主武装）叫做“冲破封建牢笼的英雄汉”。彼此之间互相学习，充满了革命大家庭的情意。

信阳挺进队上山伊始，就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一方面打击在四望山附近骚扰的土匪，于婆婆寨歼灭了王宣堂、李老陕二杆，于黄龙寺镇压了匪首“欧二半吊子”，地方渐靖，人心稍安；一方面寻找战机向日寇出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挺进队派两个中队去南王岗，截击从西双河出来骚扰的二百多名日寇。战斗从上午一直持续到黄昏，我军在无重武器的情况下，凭借有利地形，击退敌人三次冲锋，迫敌

撤出战斗。这是挺进队成立后首次同日寇交战，计毙伤敌寇十多人，我方仅伤三人。这次战斗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军事上的胜利，在当地群众中大大消除了从国民党那里传来的“恐日病”。战场附近的乡亲们自动前来慰劳部队，有的硬是要宰杀耕牛来酬谢部队对他们的保护。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李先念（化名李威）、周志坚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一百多人、包括六十多名干部）自竹沟南下，以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开创豫鄂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部队行至龙门新店，“就碰上六十八军（即吴少华部）和信阳县长李德纯（指挺进队）在发生磨擦，双方均整军以待，准备武装冲突。李先念同志见此光景，当即出面调停，指出：‘民族大敌当前，中国人应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不应自相残杀，消耗抗战力量。’一场即将爆发的武装冲突始告平息。⑨”元月二十日下午，独立大队与挺进队在黄龙寺胜利会师。此时因四望山党组织远离上级领导机关，正急切地期待上级党的指示，先念同志及时地向大家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明确指出：豫南的党组织应该把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同危拱之、刘子厚、文敏生、王海山等同志一起，对豫南敌后抗战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要他们坚定不移地在豫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⑩。从而把豫南敌后游击战争，推向一个迅猛发展的新阶段。

鉴于挺进队刚在四望山立足，局面尚未完全打开，且已引起国民党顽固派忌疑的现实情况，先念同志来到后紧张地进行了几件重要工作：一是亲自同刘子厚一起到大洪山，和抗敌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范一先生谈判，双方签定共同抗日，

联合作战协议，并直接与鄂中特委负责人陶铸取得了联系，接着又派刘子厚去襄樊作国民党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同鄂西北区党委王翰同志取得了联系。二是对四望山周围的土杂武装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大胆诱击、坚持斗争的方针，首先将大庙畈和祖师顶的崔仁甫和余镜清两支地主武装收编为第二、第三支队（我原挺进队基本队伍为第一支队，张裕生任支队长），从而延缓了这两支地主武装对我的掣肘。三是派周志坚率独立大队跨过平汉铁路，插进大别山，进行一次侦察性游击活动，与鄂东和信罗边一带的抗日武装取得联系。周志坚率部到达当谷山新街时，首先与“二七”平汉铁路破坏总队取得联系，配合“铁破”一举歼灭了在该地为虎作伥的一支伪军——甘润民大队一百七十余人，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一百多支。部队从杜家畈返回四望山的路上，于柳林车站北部伏击了一列日军兵车，日寇未敢停留，拖着伤兵狼狈向北逃窜。第二天中午行至信应公路，该部切断路旁电线，诱使三十多名日寇骑兵进入我伏击地带，当场被我打得人仰马翻，抛弃三具尸首和四匹死马逃回县城。周志坚率部凯旋四望山，先念同志又指示他们乘胜前进，沿铁路西侧南下，到应山地区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遂于应山的余家店同一百多日伪激战一个下午，毙敌二十多名，战斗结束后，很快与应山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的三战三捷，是李先念同志踏上四望山后，高举新四军的旗帜，摆开阵势打击日本侵略者，是我党开辟豫鄂边区的重要开端。战后，方圆百余里的群众，到处纷纷传颂：“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

一九三九年二月底，李先念率独立大队东进到信罗边。在从四望山出发时，挺进队从各大队挑选一百多名干部战士，配备最好的武器，编入了独立大队。在当谷山，灵山冲等地与路东地下党和游击队会合，收编了蔡韬庵游击队，成立了信罗边中心区委（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留守处），书记娄光琦。在很短时间内，区委便组织了二百余人枪的游击大队，蔡韬庵任大队长，娄光琦任政委，不久因顽固派制造磨擦，该大队旋即开往四望山。

四月，李先念率部离开信罗边开往鄂东，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向着日本侵略者陈以重兵的武汉逼近。

与此同时，王海山率挺进队一部进入当谷山活动，在那里先后收编了张牧云、李鹏飞、郭景阁、蔡玉坤、叶跃山等五支队伍。收编之后，除将蔡玉坤部留在路东由地方党领导外，其余新老部队一齐返回四望山根据地。

时至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信阳挺进队一支队（基本队伍）已扩展到十四个连，一千二百多人，半年前还混乱不堪、一片凄凉的四望山，经过我党的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一个群英汇集，人才济济，社会安定的繁荣地区。

三、四望山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在四望山“建立一个局面”，除了以军事活动作主要依托外，还在于把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民运工作同武装斗争紧密配合、同时进行而取得的。

1、党的建设。信阳挺进队成立之初，就置于我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司令部设有小组，中队以上设有党的支部，充

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加之政权工作尚未开展，财政困难，部队生活极为艰苦。没有棉衣、棉被，干部和战士一起滚草窝，一样打赤脚穿草鞋，伙食费每人每天除半斤大米外，只发三分钱菜金，自然“弄得时常挨饿”^⑪。许多党员同志把个人仅有的钱交给军需处，维持部队生活。由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省委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在四望山建立豫鄂边地委，任质斌任书记，刘子厚任副书记，文敏生、王海山等同志为委员。在这之前的三月，我党在仙石畈建立中共四望山区委，郭纶、王伦耕任正副书记，负责四望山区域的地方工作。八月，任质斌调到省委任副书记，豫鄂边地委更名为信应地委，刘子厚任书记，文敏生任副书记、王光力、宁辉、王良等为成员。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军事活动的扩大，地委于应山、信南的柳林和信随边先后建立了县委和中心区委，王良、段远钟、郭纶分别任书记（后均发展为县委）。党在根据地内，积极组织民众，发展地方武装，从而把以四望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扩展到信南、信罗边、信西北和应北的大部分地区。

2、政权建设。四望山根据地开创之初，国民党信阳县政府随挺进队由北王岗迁至黄龙寺，仍保持着它应有的职能作用。由于我党同县长李德纯统战关系的成功，经过调整后的政府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能同我党真诚合作，是一个真正的抗日政府。从进山之日起，县政府在刘子厚、李德纯的领导下，“昼夜办公”，“功令纷纷”^⑫，安抚流亡难民，整顿地方组织，组织联防，派人整训，建立教育机构，恢复